

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論

仁義道義

聖人之愛道常如保赤子苟可以養其耳目全其真
純遲留需待而可無傷含護隱匿而可不病者必操
而不縱寧閉而不開蓋必至於阽危而後用其扶顛
救死之劑必入於晦冥而後出其扶育破暗之藥是
嘗所謂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者也是故易
經四聖書積三王其為之者皆至聖且智豈不知其

末之必至然終不肯一手而遂為之者事理時勢必有積漸明於道者必與時偕行而不敢有所先後也堯之命舜曰克執厥中人與時也至舜之命禹而益之以三言亦人與時也非堯不知危微精一之義至舜而後明也易地則皆然耳典謨以來未嘗言性至湯而後言之湯之言猶未昌也至夫子而後頗出之於易而猶未見於論語惟子貢嘗一言之子思再三言之至孟子而遂昌非好辯也人欲橫流天理幾滅而人類猶在不深言其得於天者之不可已無以扶將人極立心立命而開示萬世也仁義道義之說亦

論語言仁五十有七未嘗言義而惟於易嘗一言之言道亦不一亦未嘗兼義亦惟於易嘗一言之至孟子開口便言仁義言道而必兼義義者欲之偶利之對也其相勝負如水火不深言而痛道之無以雷七雄之耳而日月時人之目也故言仁言道皆必兼義正猶暮夜之燈燭盛暑之清風皆以濟時救世而不自知其功也亦猶言利之在易在子思皆未之昌至孟子遂欲拔其本而塞其源皆因其所趨然也學者皆言夫子天地也顏子春生也孟子秋霜烈日泰山岩岩也是固然矣然當七國橫流之日而無秋霜

烈日之威泰山岩岩之氣象其足為狂瀾之砥柱乎
孟子之辯義利亦猶夫子之作春秋皆對證之藥劑
應候之律呂也

政刑德禮

聖人示人為治之道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聖人之道
輔世立人之道也而貴乎盡不盡則為苟道非所以
立人之道不立而謂之治者未之有也兩間莫大於
人而君者人之主而任立人之責者也其所以立之
者政刑其粗德禮其精而德又精於禮也政者生之
之而有不生其生不安其安而為非作亂於其東

則刑之所由起也。刑者禁其為非而治其作亂。所以一之。使之各生其生。各安其安。而猶未也。何者。政刑者治人之身而不能治其心。心者人之所以為人。治其人而不能治其所以為人身。免於罪矣。而惡之根猶伏於心。不足謂之一也。是故先之以德。以興起其同得之天。繼之以禮。以裁成其有生已定之性。脩身齊家。以為不息之本。制禮敷教。以同其風。興起以動其變之機。裁成以盡其化之道。如是則民之身得其治。而其心復無不治。表裏流通。形性合一。得其為人。而復得其所。以為人人道。於是而始立而君之道亦

於是而後盡也政刑德禮請論之論語夫子之教皆所以立人也夏時殷輅其大體政刑德禮其精義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者也道之以德一語則又所謂淵淵其淵以立天下之大本蓋二帝三王之精微萬世立人之道莫之先焉者也太極之分上立天下立地中立人為三才天地其身而人為之心而人之心又其所以為天地心者也心不正則人無以為人人不正則天地亦將無以為天地故君人者其責為甚重其位為大寶非位無以正人而其所正之者非苟焉忽焉若後世之為治者也何者正

民者正其心也生民安民之具不可無防民禁民之
器亦宜有而能使之沛然革心奮然為善洗滌舊惡
而皆為善人君子之歸則非政刑之所能也是故德
禮精而政刑粗德禮本而政刑末而德又精於禮而
為之本二帝三王之所以為天下君孔孟之所以教
天下萬世其於此四者未嘗不深致其意而曲盡其
至也夫治天下之道不可以不盡盡之云者精粗本
末無不備也貪高慕遠忽其粗而畧其末不可也喜
近功樂智數事一切迂其大本而怠其精微尤不可
也是故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皆

所以為政也舜禹六府三事箕子武王九疇八政政
無不舉而以厚生食貨為先刑未嘗廢而以救過欽
恤為重而猶以為未足是故六府三事以正德為樞
九貢五服以祗德為要九疇八政以建極為宗建極
者正心脩身以為天下之標準明其明德以明民之
明德也德明則人心皆感動興起而禮者又所以一
其不一者是故秩宗典禮之一而司徒之教人倫
巡守之脩五禮禮之備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謂之周
禮而司徒宗伯之官居其百有二十禮教國典之常
而六官庶事庶物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之所

在也井田以厚其生庶職以利其用六卿六卿九州
九牧以盡其心司寇以禁其非而一人垂拱於上探
精微端本領孝弟齊家以為天下先地官春官風夜
同寅脩舉五典五禮三百三千以槩之天下醜王抱
珠得其同然者無不動而秉彛有則得其當然者亦
無不覺所以二帝三王之民皆直道而行而堯之所
謂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易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
者二帝三王無不盡也本末兼得精粗脩盡表裏融
通遠近齊壹建極保極君民合體太和之氣融液流
通所以天成地平鳥獸草木齊無不得其所夫子之

言蓋祖述憲章之全体為人君者所當深思其故者也雖然夫子之精意猶有所在讀者所當知也何者德其体也禮者全體之中粲然截然者也道之以德亦惟先盡其體而以孝弟為先齊之以禮者亦惟惟其同得之天秩事為之制物為之則以盡其財成輔相而已是故德禮雖二而實一惟德常為之先而禮之推行則其次耳不然德為虛器而禮者強民使之從也豈能有恥且格興起而齊一哉

秦漢以來此事盡廢井田不舉地官不設德禮之迂久矣而其所謂政者亦非古人之所謂政也治

具之存惟刑而已為人上者深鑒乎此則坐以鑄
且猶為晚矣

誼利道功

君子之於天下也盡吾心而已其他固未有所暇也
心者性命之全體也求盡吾之全體則於吾之性分
之外不但有所不求政亦不暇求耳夫有所植立必
將有所異有所從事必將有所就而君子之心於其
所植立從事者無所不盡其心於其所異所就則常
有所不及也非不及也求盡吾所受之定分與其不
可昧之本心於吾之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一一不歆

其有缺然而不滿焉是則吾心之所存吾力之所用
自孳孳焉而不能去於是然則其所冀望成就非固
不欲也心有所不及而力有所不遑也正義不謀科
明道不計功請以是論天下萬事其不可不為者皆
職分之當為皆性分之所受古今天下有明於理而
無私欲之累者其於是也蓋汲汲焉若有所不足惕
惕然若有所不安得其心則苟以自免不得其心則
無以自寧當是時也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不能易
其所守而況於區區者哉是心也不跡其來莫知其
處但見其昭昭明明自有不可昧不能已者雖欲舍

之而不能舍也是所謂性分也伯夷叔齊之事是也
所謂盡性者也所謂如心者也父子兄弟君臣之誼
之道天性也人心也即所謂不可解於心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者也伯夷叔齊之心純乎天理而無所欲
故伯夷叔齊惟求盡乎父子兄弟之倫以為不去亦
不得以如吾心也夏商之際武王周公盡其變伯夷
叔齊守其常盡其變心也守其常亦心也伐而不諫
不得以如吾心諫不得不而餓亦不得以如吾心也
心之所受有如天日鬼神在上人物在下欺之不可
掩之不得故拳拳然奉之心胷之間而其他皆有所

不及焉是故失國而不怨餓死而不怨仲尼稱之曰
求仁得仁又何怨蓋方得所求而不暇於怨也理之
是非相去一間心之存亡在於毫髮怨者計功謀利
之端也伯夷叔齊而怨則天下萬世之人必將恨於
失國而悔於殺身恨失國則唯在於得悔殺身則唯
在於生而道義之心為欲所掩矣仁人者無欲之人
也心為欲所掩其得為仁人哉董子曰仁人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心不為欲所掩也其
見理為甚真其有得於仁人之心為最盡秦漢以來
頌絕古今照耀萬世之言也而其所以不謀不計者

猶未及言何者仁者誼道之盡人心之全也仁者其性而心者其宅盡性者但盡其心盡心不過盡其性也求盡其性必無缺而後已求無缺則無缺而後安有缺不安也志在於安憂在於不安則利自不及謀而非固不謀功自不及計而非固不計也志在周則自不及於楚歌在熊掌則自不及於魚心無二用在此則不暇於彼矣夫是之謂全也仁者人心之全也計功謀利害其全者也猶知功利之所在而顧惜誼道不敢謀而不敢計焉亦不足以為全也為仁貴乎勇事在誼道而猶見得之可喜生之可愛則必不勇

於誼道矣古之徇誼而棄利守道而忘功無所留難者皆一於誼道而不見得與生之為利故也然則江都王之間為會稽三大闕

天下有道如何

論曰理在天下未嘗一日泯也萬形皆有散惟理無存亡時有顯微之不同耳王制大明群下秉命經文緯武之大政出於一人而達於四海當是時也君臣上下之分定天下之人習其所行無所駭異自夫世運日落一人之尊不足以服乎庶人之卑自一時觀之天理幾於絕矣然而無情者之機詐不能勝有靖

者之公論雖或肆無所裨而閭閻之下有是非之心者紛然執之而有辭然則道不在諸侯大夫而其一綫之微未嘗不在天下也夫子言天下有道者三而卒之以廢人不議謂當時諸侯大夫不能止廢人之議也道不在諸侯大夫而是非之心在廢人則道之在天下何嘗一日泯哉天下有道如何天下之涉於形器者皆有存亡間斷惟道不然竭蚩尤夏桀之力而不能勝窮公輸墨子之巧而不能使之息不在天下也道者性也性者人之所同得也世而無人則已苟人類猶未息也則道豈能離乎人而自廢於無

用之地哉利心勝智力生世變下詐偽起一治一亂
古今所不免也乘暮夜而行其私利殺弱而奪之柄
肆為虎兇以行於天下自以為天理可滅而人力可
逞也豈知拔山扛鼎之夫弱於窮閭之匹婦而一夫
之手不能拊衆寡之口哉道喪於詐力而不喪於愚
夫愚婦之良心噫可畏哉東周天子之令不出於成
周而復乘之以五伯天下之勢如墮裂石於萬仞之
上不至於墜而不止始焉諸侯僭天子繼而大夫僭
諸侯卒而家臣盜大夫至於定哀而禮樂征伐之權
盡然莫知所歸道之喪也亦云甚矣雖然盜周室者

齊魯以下十二國而已盜諸侯者翟泉漢梁之大大
三桓六卿陳氏而已盜大夫者陽虎佛肸而已夫子
周游之所見聞或抱閔或荷篠或耦耕或狂歌無非
病時傷世之言當時閭巷畝畝之間簞笠潑溷之民
思先王而嘯歌覩風景而興懷談於草莽之中而議
於江海之上者固不少也夫子謂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則其所聞固不止於晨門沮溺之徒矣道喪於
一時之君大夫而是非之心在閭閻謂之無道云者
蓋指列國之君大夫探天下之權據天下之勢者云
爾豈例之天下之人哉由是觀之道無止息性無存

亡詐力終有窮禮義之心常如故特文武成康之世
道達天下而衰周之末則寄之間巷之人不無顯微
之異耳古今天下姦夫小人不能盡絕而五常之理
碑於人心者不可磨詐力之俗自春秋極於秦而惴
惴焉常畏有心者之議雖坑之焚之以愚之而不可
愚非不可愚也道不可亡性不可泯也晉之九四曰
晉如鼫鼠貞厲蓋五君也四臣也其下三柔之議其
後故曰鼫鼠鼠者盜而畏人者也愚嘗以為四之行
雖可鄙而義理之心未嘗亡豈惟是非之心在衆庶
而四之知畏即羞惡之端道之不亡益可見矣姦夫

小人不能自戒其良心而欲禁諸人也難矣明此而後可與論性明此而後可與議道

禮官勸學興禮

論曰英主有志斯文有古之意而無其制惜哉夫有其意必有其制意古而制不古安能追古人之治哉禮者經世之具學者所以明禮也尊其官衆其徒多其所而纖悉其法其純一無雜足以一視聽而陶民心而其崇重要切尤足以勵天下而使之勉勉以為善此古之人所以無不學而古之風所由美也後世英君悼卒校之不脩禮教之不行慨然而有復古之

言意亦美矣惜夫發而不繼倡而寡和學者明禮之所既能大闢而多設禮官禮孝之宗主乃微其職而卑其秩民之耳目猶惑於雜而天下之心未覩其意於崇尚而無以加也薄其播而厚其歛得乎孝武元朔五年之詔初意甚美而其效則淺者孝校無所而漢之禮官不足為天下望也禮官勸孝興禮請詳其說治世貴擇術既得其術則行之不可以不純職之不可以不尊不純不一不一民弗化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純其術可以一其民尊其官所以純其術桓公之心一於霸不尊管仲不足以成霸孝公之心一

然不尊商鞅不足以遂其強此吾道之所羞也
而猶若是也師九二握師之權必王三錫命而後足
以使其下久矣民之向背視上之輕重也况經世之
具而以二千石之太常六百石之博士職之乎人倫
正則朝廷治朝廷治則天下化天下化則風俗淳運
祚長礼者四維之首国之命也古之人知礼之急也
故既制民常產即繼之以庠序之教孝弟之義塾於
家庠於黨序於遂孝於國天下無非孝也學而無非礼
也楊墨未作也孫吳申韓未起也佛老未入中國也
田耕井鑿之徒耳聞目見無非事父事君親親長長

貴貴之義而職是職者自冢宰后稷以下蔑以加焉
何者不尊其官則天下不知上之人之重之也夫政
刑兵工有國者之急而礼教似迂也然而舜之命官
首百揆次后稷次司徒司徒猶未足也復有典三礼
教胄子之官周官冢宰即繼以司徒司徒即繼以宗
宗伯掌政掌禁掌土之職亦重矣而皆不以先焉夫
舜命九官而礼教之官三周官六卿而礼教之官二
三與二猶不足而且尊之重之古之人何若是其急
也急其急則天下莫不惠緩其急則天下莫不緩也
秦霸徒有過魯祠孔子足以存斯文於一線

代之庠序禮樂皆高帝所不能行而文帝所以為高
論而未遑也高帝以猛士為急文帝以清淨為急所
急者或大國連城而所緩者僅得與卜祝並列叔孫
通固陋矣而太常者去卜祝無幾矣刑所以弼教臯
陶者契之助也漢之禮官不次之丞相太尉猶可也
亦不得與廷尉並尊使民何所觀望哉孝武禮壞樂
頌之閔勸學興禮之言而卒之以崇鄉黨之化其志
亦善矣惜其丞相弘者無能克廣上心為漢慮不遠
為斯文計不深太常之秩其在漢廷可謂寂寞無異
而不足為世重矣周官司徒宗伯屬各六十漢惟太

常朝儀祭祀之外其於君臣父子長幼男女之禮無與也公主顯蓄侍人天子以歌婢為后太常豈與聞哉勸者鼓舞天下而使之樂趨興者翕然而起也當時之鼓舞翕然者惟大將軍之尊重驃騎輕車材官之赫奕文成五利之寵榮足以示上意之隆耳區區太常博士豈足以鼓舞人心哉興禮得其術勸李得其本柰之何礼官之位卑職微卒校無所而皆未之思也薄其播而厚其歛得乎雖然上好礼則民莫敢不敬礼者自上始也舜之治始於二女周官之化始於虎賁綴衣風化之本不立則風化之職徒設也然

則漢之勸學興禮當何術曰重其事分其官而內無
長門之怨千門萬戶珠帳玉几之侈則其廢矣

鴻漸水漸循水

以道詣道人物之所同也人物之所至皆道也然必
以其道而後能至於道天下之物各有所成其究也
各有所得成者成於道也得者得於道也然其成其
得必以其道而後能至焉而況人乎不成於道不足
以為業不得於道不足以為德然而不以其道未有
能成於道不以其道未有能得於道也所成所得者
其所至而所以者則其所從入之途必得其正而又

不可失序而欲速也物理皆然也而人有不然其可
哉鴻漸木漸猶水此楊子之言庶幾於道者也孟子
深造一章學者皆以道為主而不知所造所得之道
孟子未嘗言所謂以道者乃其所入之路所嚮之方
所以造而得之之由也學者之所造所得何莫非道
故不待言而但正其所入之路所嚮之方而勉勉循
循以至之故曰深造之以道蓋欲得其正途而又不可
以助長躡造積踐履累歲月而後至也不得其正
途則差以毫釐繆以千里無由而至於道也不循循
而進而有欲速躡等之心則是不固其根不成其幹

欲其本末之畢備亦無由以至於道也道也者

命之全體聖人之全德不得其門無以入不循其途
無以至不積其習無以有不得於講明之素特守之
熟無以達是以古之聖人孝者莫不以道而詣道所
詣者升其堂而入其室所以者由其路而陟其階也
由其路者辨其是非邪正明其所當然而定其所志
之的定其所至之岸也陟其階者積其力培其本而
遂生長成立者也故不得其正非詣道之道不循其
序亦非詣道之道也道猶路也豈東行而可以至秦
一蹴而可以千里哉或問進於楊子楊子以水滿而

後之漸告之是即孟子所謂不盈科不行不成章不達之義也又問鴻漸以猶水告之又問木漸而亦以猶水言之皆盈科而後進之義也鴻知時而有序而木積日月歲年而後成與水之漸無異也是即孟子集義養氣之孝勿忘勿助長之事每大孝八條之次序詩人所謂無田甫田無思遠人總角刈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者也水如是而後得水之道鴻如是而後得鴻之道木如是而後得木之道孝者於聖人之道亦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而其論鴻之漸也復曰六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此又上通水下通木而言

之其意尤為盡何者鴻之進以時以序固也而非濶
庭彭蠡則不往其往來出入之路非鴈門則不由亦
猶水之必就下而趨海而木之必生山林也不惟得
其序而復得其正不得其序非道也不得其正尤非
道也二者兼之而後得於進道之道而後可以進於
道有所成而有所得也釋氏之去道遠者皆不得於
二者故道無頓悟之理而釋氏有頓悟之宗道由君
臣父子脩身齊家而入而釋氏乃不由之二者皆不
得而徃徃自以為有道盖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雖然道者道也得其正則皆可以得之不得其正自

不能以循循於序也釋氏之過蓋由於入門之非塗
轍之差苟得所入之門所由之塗轍又豈有不得其
序之患哉

又

人物同一道也惟安於序者得之天地間万物皆序
也人而不安於序則去道遠矣道之自然謂之序其
進退先後各有次第倫理不可有一毫之過不及也
此不惟人之所共由雖物亦共由之不惟義類之同
者共由之其位分之大小相絕者亦共由之是故道
無間於人物序無分於小大物之大小無不安於序

人者物之靈而最大者也乃獨不安於序亦獨何哉
揚雄答問進者以水之漸其義美矣而復於鴻漸水
漸之間皆以循水答之漸者以序進水之進以序而
鴻與木皆以序鴻與木去水遠矣而亦不能違乎序
蓋序者道體之本然也天地間無有能違乎道者水
與鴻與木豈有異而人亦豈得而獨異哉大哉序之
義乎孟子所謂人路是也天地萬物一一由之惟人
之有欲者徃徃而不由之也天地萬物同一道道者
路也天地人物之所共由也或遠或近或萬里千里
或奔蒼雖章亥之步穆王之駿莫不積尺寸累日月

而後至未有在齊魯而一朝可以秦雍者也人生天地位分四時皆天命之序也天亦何心哉道之形體次第然也賤者無一朝而貴也貧者無一朝而富也小者無一朝而大卑者無一朝而尊也一朝而富而富而大而尊是宋人之苗也大戊之桑穀也是符堅之蕉蒲是冬而李梅實未啓蟄而龍蛇出未春分而玄鳥至菊未黃華而鴻鴈來也天地之大也其寒暑晝夜四時晦明升降七政之行也四時之生也無不積漸而後至成章而後達故古之聖人賢士其於進退行藏富貴貧賤尊卑大小潛見躍飛之際一聽於

命一循於理一安於時不出位不踰分不失義不犯
禮在下不援上處約不求富在退不好進在上則如
舜禹后稷文武之有天下在下如太公伊尹伯夷孔
孟顏魯之進退莫不皆然者道之序則然而人不可
以徒勞也豈徒勞也哉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也
楊子雲儒者也蓋有見於此易六十四卦其義訓進
者三晉也升也漸也皆進也而漸之義則序進也蓋
本否卦將變而為泰一陰先進居四其下二陰以序
而進也有待而不驟安時而不急故名為漸而卦為
取女吉爻為鴻而大象為山木取女吉者如男三十

女二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納采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之禮各得其序而後從人也不然則為踰牆之從
非序也鴻者羽族之知時而有兄弟之序者也故六
爻皆用之山木者以序而長無一夕而拱無一日而
百尺者也或問進於楊子以水答之得其所以答之
矣而於鴻也復以猶水言之於木也併以猶水言之
水溪澗也江河也淮漢也其於鴻與木小大位分固
不同矣而楊子一之者鴻與木皆盈科而後進之理
也蓋道體之當然天地之所不能違也鴻木之序將
與天地一也而况於水乎况於人乎楊子以猶水言

之特未及天地爾固非止於水也豈足以為異而有
位分不同之疑哉若楊子知進之序而於退之序猶
未明是未足為知之至也位不過黃門官不過執戟
三世而不遷可謂安於進之序矣仕漢而復仕莽得
無失於退之序乎莫非序也鴻秋南而春北也木與
水春夏進而秋冬退也皆序也楊子以鴻處木不得
其桶而不知退以取投閣之辱豈非所謂能言而未
能盡行者乎

重耳天賜

片言足以盡人之心予犯片言耳而重耳君臣之情

可見矣夫為人子者主於孝為人弟者主於敬為人臣者主於忠而已何暇乎利害得失之計重耳晉獻公諸子之雄趙衰狐偃晉之良也惜其於道未聞故其所就甚卑不知有聖賢君子之道驪姬譖行父子兄弟之不幸也申生稽首而卒過矣夷吾重耳之亡大杖則走之義也箠輅籃縷沐雨櫛風由君子之道則號泣于旻天而已履霜中野負罪引慝而已至誠感神志壹動氣父子兄弟有烝人之美宗廟社稷將蒙孝弟之福奚齊卓子之禍惠懷之亂固可潛消於冥冥之中柰何幸宗國之不靖弟兄之不能立而以

爲已利哉乞食於野人出奔之十二年魯僖公之十六年夷吾之七年也獻公卒八年矣其間里克再弑荀息不幸沙鹿之變荐飢之災喪師暴骨於韓原惠公辱於秦七八年間民命如草芥宗社如綴旒使重耳而仁子餘子犯而忠也必將哀恫怨慕太息流涕謂己之不德致然何至竊喜私幸計日而反國哉謂野人之塊爲天賜是幸父子兄弟之不幸安宗廟之危而利民之蓄也其情可見矣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維鄭叔詹之言亦重耳舅犯趙衰之宿也其不仁矣大抵王霸殊途義利異趣猶馬牛之風胡越之

人王以義霸以利義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不為利則惟得失利害是計親戚父子兄弟猶途人耳此重耳子犯所以幸晉國之亂而後來之功烈如彼其卑也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為利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此重耳狐趙之詐也豈足以欺萬世之人

張耳陳餘

戰國之士下者阿時徇利如妾婦奴隸高者惟慷慨決死生荆軻聶政田光高漸離樊於期侯嬴之徒皆感激大義蹈厲奇節自以震耀一時光明萬世然而君子不之與也至如碎首秦庭濺血澠池猶不足以

登君子之堂况荆軻聶政輩哉張耳陳餘在秦漢之
交聞戰國奇士風烈相與為刎頸交鉅鹿之下陳餘
畏死首敗前盟而張耳因之蓋其平昔非道義相期
忠信相與其不終也固宜然使陳餘能不顧生身犯
虎口為張耳死張耳復不顧生亦犯虎口以報陳餘
九泉相見無愧平生然而君子書之與齊豹同耳龍
戰于野日月晦冥苟無舜禹仲尼之才則俟命山林
歆畝耳彼耳餘者相與握手為幸亂之盟杯酒酣歌
苟以貧富貴賤死生相計雖踐其言乃姦豪盜賊之
尚氣忘身者耳况以富貴貧賤相期者不可必於利

害之際哉蓋戰國至漢初自孟子之外唯隱者為正
其諸死節雖為奇儒不足云也

李牧

李牧累年處文以為一朝脫老之資趙之士美衣食
飽牛酒思一奮而不得而敵以其怯積玩易而不知
戒嚴其勝一也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戰士十有
五萬簡選練習皆百金之良其勝二也又能謹烽火
多間諜未戰之前匈奴雖入而趙邊無所失亡此與
其他將帥志利忘害不圖完全棄二三而保六七者
後不侔矣雖然以李牧之智而上不能全其國下不

能庇其驅人婢不可以為主趙王遷之母娼也其信
誣人殺忠臣良將以忘其國者固其所也當其立為
太子李牧固知其不可矣及其王也乃安事之而不
以為意蓋人心不可以有所蔽有所蔽則必有所忘
明者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苟有所蔽則禍在蕭牆事
生旦暮而不之見李牧始見趙王遷之不可立其未
有功時也及其北破群胡西摧強秦虎視天下無足
蓄芥其胸次者故其視趙王之無國家之福與郭開
之能為已禍者乃忽焉而忘之此其所以死也夫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未有不亡者也以李

牧之志氣一為功名所奪則不旋踵而忘其身而國亦隨之孟子教人養氣持志之學其可忽也哉

兩生叔孫通禮樂

道有定體雖卒世不售而不可貶性有定分雖沒世不偶而不可回此兩生所以為大臣而叔孫通之為小人也自計功謀利者言之坑焚以來學士之困久矣一日天下定而有共起朝儀之召四海有君朝廷既立堂陛之禮豈為不肅兩生誠不知時叔孫通其達變矣曰兩生無考而其言實足以嚴吾道之大閑矣字則庶乎以道事君也叔孫通誠為適時而其害

道為不小蓋拔劔斫柱之習不可以不挽而衣裳組
豆之教不可以輕侮漢之朝儀不能已而禮樂之繩
墨黻率不可緣漢而改毀禮樂言之後世若迂而繩
墨黻率之所在志士仁人以死守之禮者所以序人
倫位天地樂者禮之化成致中致和之極功也一物
無序不可以言禮一物不和不可以言樂王通於道
未深也而其言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
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此禮樂之繩墨黻率
也禮樂之家必如閔雎麟趾禮樂之人必無愧於屋
漏不如閔雎麟趾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職禮

樂者有愧於屋漏則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曰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夜惟寅者自強不息與天同
健直哉惟清者循理無私與時偕行故曰純亦不已
天德也有天德則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豈漢高
帝叔孫通之所能與哉禮樂隨時損益儀文度數小
過不及之間周冕殷輅質文三統是也未聞削楹為
杙以石代玉而謂之損益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風氣而其本起於勦業之君齊桓公唐太宗內行不
謹雖極力為仁義而不能久蓋衣赭赭以周公之服
象禮樂於倡優之家豈惟勞苦不堪而其氣習容止

自相戾而不合後徂之性可制其跳梁叫嘯不能伸
之終日百拜揖遜於俎豆之間叔孫通之禮所謂止
其叫嘯兩生之云所謂終日百拜揖遜於俎豆之間
者也高帝山東之酒徒也一時相從刀筆之傑販夫
屠子剽盜山澤望屋而食之徒也天下已定以金錢
相壽奴婢相遺為禮以楚歌楚舞巴渝擊筑為樂竹
皮冠之於章甫左纛之於殷輅猛士歌之於周南召
南雅頌其相去幾何蕭何未央宮其制度出於秦功
臣所封之國邑惟其欲而猶不止也呂后呂嬪非閔
睢之窳窳盈及如意非麟趾之振振也君臣堂陛之

間得無醉酒誼諱足矣三百三千無所施也賈生言
禮樂於文帝之朝趙綰王臧舉禮樂於武帝之世王
吉陳王制於宣帝之時皆以取厭貽怒招尤速累蓋
其風氣習俗已定於漢初一揖之從容片時之端委
有不能勝者故高帝曰度吾所能行文帝曰卑之無
甚高論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蓋皆自知自揆之言
雖不可與行王道而猶知有向上一層事而以已為
不能及也叔孫通處高帝呂后韓彭絳灌之間規矩
繩墨四顧無所措而獨以未央長樂禁囂止醉之禮
比之五帝三王之損益非賴兩生數語則禮樂之說

自是而益卑矣禮樂之人動以規矩叔孫通何人也
兩生少貶而從之則斯文遂喪而無以開來世矣兩
生者雖飯蔬飲水以死而不可以道徇人背繩墨而
追屈曲也大桓叔孫通所制者朝儀非制禮也而有
制禮之名一也以漢初氣習加以叔孫通之素行二
也此兩生之去也太史公尚奸雄故兩生之姓名不
著若以積德為禮樂之本知高帝不可與言禮樂而
遜辭於死傷之未起是其明也因叔孫生歷事十主
以其來召為汚已是其正也不隨三十人以取富貴
是其介也雖未必如陋巷之顏而已巍然王佐之風

采也蓋札樂之本起於枉席帷房而積德起於集義
大臣當如伊尹周公然二子不肯枉尺直尋輕爵祿
而重進退是可與言王道矣可與言王道而後謂之
大臣否則功如管仲猶為器之小也或曰漢祚四百
年叔孫通無寸功乎曰盜無統紀不能為盜漢之朝
儀其能已乎蕭何張蒼優為之叔孫通適逢其會耳
四百年高帝長者文帝休息之力也叔孫何與焉曰
札樂其終不可興乎曰道有定体不可貶也黃綺應
矐召平皆不肯從高帝豈惟兩生叔孫何人也碌碌
然而從其後兒戲於綿蕪之間分金於儀成之後兩

生何以為兩生乎周公沒百世無善治礼樂在天也
間固無恙也與其斷而小之以俯就一時孰若寄之
山林枯槁之士以俟萬世哉

性善

太極之分上立天下立地中立人為三才才者能也
所謂良能是也是故天地人非徒形也而各有性焉
性者所以為良能也覆幬運行天之良能也持載生
育地之良能也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仁民愛物善_上
惡_下人之良能也是皆情也而出於性焉天之性剛
健悠久地之性柔順安貞人之性仁義礼智非有是

性孰為是情苟卿楊雄不知一原之孝故以性為惡
為善惡混豈徒不詳不精其自卑自小亦甚矣人與
天地並立為三天地皆有良能而人獨無良能乎孟
子道性善七篇之書大抵皆發明此二字而其所謂
四端者傾囊倒橐發露無餘舉天下後世異端邪說
無所容其辨也齊王不忍殺鯀性善也滕文公行喪
禮而弔者大悅性善也墨者夷之聞泚顙之言而憮
然性善也曰仁人心也曰仁者人也性善也曰堯舜
與人同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性善也人皆有所不為
人皆有所不忍性善也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性善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性善也君仁之
不仁君義莫不義性善也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
無邪慝矣性善也告子上凡二十章大抵皆言性善
至其所謂四端者凡一再言之又詳言之蓋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合天下萬世聖愚賢不肖君子小
人盜賊異類皆有之至如楊墨佛老私立門戶牢設
樊墻如金城鐵壁之不可破者其天命之本然徃徃
時出間發而不自知譬如強瓠使沒東沒而西出強
越人為胡語而終不能忘其故也非有是性孰為是
情善論性者常於風氣不能移利欲不能惑異端不

能熄者觀之齊太史敦居功利之世當戰爭糜爛之餘女其王后而以其合之不正也絕之終身是心也孰從而來哉萬石君奮三晉之人也生於坑焚之日長於陳涉劉項之間耳不聞絲竹目不睹詩書而禮法彬彬家如鯉庭是心也孰從而生哉晉靈公使盜刺趙盾及入看室見其朝服假寐乃觸槐而死唐太子承乾使盜二人刺于志寧一人入志寧家見其在苦塊中油然而不忍也陽球使盜殺蔡邕知邕之無辜也以告而脫之劉裕使盜刺司馬楚之見其謙恭下士不惟不發而反為之用焉惻隱羞惡之心盜賊

姦人亦有之謂性不善得乎金日磾在漢庭端重謹
謹過霍光遠甚匈奴人也姜庶子為唐名臣日南人
也張保臯鄭年棄私徇公似李郭起朔方時新羅人
也且韃侯單于二子相讓似宋襄公目夷呼韓邪單
于兩閼氏大者能徇國家之急小者能明嫡庶之分
皆漢家所無也吐蕃使者祿東贊至唐太宗喜其才
敬以貴戚女妻之而以國中有婦父母所聘為辭突
厥頡利可汗兵敗左右皆散投身無所而思摩者以
死相從靈武二孝李華贊之言其生長氍毹之俗而
有魯參之行宋以大漠黃沙空山白雲狀其孝思之

苦讀之使人流涕也春秋隱桓二君皆及戎盟于唐而獨桓書至先儒以為此仲尼浮海居夷之意謂桓負弑君之罪中國不能誅而戎狄或能討也書至者危之也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少連大連東夷之人也公劉大王繆公由余慕容恪慕容垂苻登吐谷渾葉延皆沮渠羅仇河洛濟岱之間所希有也曰仁與義天下一家謂性不善得乎豺狼父子蓬蟻君臣孫拱奉不事非其主秦吉了死不肯入蜜也武昌孝猿名聞南北良知良能無間於物謂性不善得乎貪夫小人姦雄大盜亂臣賊子其為惡逆

必乘陰其欲發也必畏義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
之平生窮嗜欲及將死則悔之利害在已弑父與君
亦為之利害不在已取人一介亦知其為貪利害在
已殺人如麻有不卹利害不在已一蟻有不踐焉欲
心膠固嘗糞舐痔靡所不為一旦以簞食豆羹蹴而
與之雖死有不屑也雖有桀紂盜跖之行卒然緩其
私斥其過則弱者必慙而強者必爭故善論性者常
於利欲不能滅者觀之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一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二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書

擬上 皇帝乞行井田書

臣聞天下有不可不為之事臣子有不可不言之忠不可不為而為之所以盡君道而立民命不可不言之所以成君德而承天心聽其言察其心觀其事理沛然而為之足以繼往開來超唐絕漢直與上古帝王同其德位名壽豈不美哉臣惟帝王經世之制莫要於井田臣幼讀經史竊見黃帝以來歷少昊

高陽高辛唐虞夏商周二千年中俗厚風淳上下同
壽五福流行六極不作其間亦有阪泉涿鹿鳴條牧
野之兵伐常征葛之師戡黎伐崇之族大抵數百年
而一見其他則天下之民無非出作入息不識不知
之時四海之內率皆戴白不見兵甲之人雖有九年
之水七年之旱而天下無飢瘠之人也周衰七國以
來至于近代將二千年其間如漢文景明章唐太宗
玄宗宋太祖仁宗皆稱賢主所行愛民之政亦多而
四海之內不能免於飢寒凶年飢歲無得逃於饑旱
者夫干戈盜賊則有百年不息桑麻烟火一二百年

獨不能復天災地異則無歲無之此無他故也帝王
經世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後世也今陛下以堯
舜之聖深子民之心講行善政戒飭官吏凡有詔條
無非恤民厚下之意而下之俗終不得同於二帝三
王之世上倡而下不應君有道而民俗不符此亦無
他故也心與古聖人同而政未出於漢唐之上也臣
聞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理人道
盡人事而成位乎三才之中也何謂大經一曰井田
二曰禮教三曰封建井田所以立民命禮教所以叙
人倫封建所以維持二者以底於大定無窮者也人

生天地最重者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典是也人倫不正無以為治然而民食不足民生不厚則五典之敦不可得而行故為民父母者其為民計慮區畫未有先於食也舜命九官以后稷次宰相咨十二州牧則先之曰食哉惟時食哉者民食最急惟時者農時不可奪也禹以善政告舜五行之下加以穀為六府正德利用結以厚生為三事其治水也常與益稷同行使之播奏艱食鮮食於民以為助箕子陳九疇於武王一天之五行二人之五事三則有國有天下之八政而食居其首貨居其二武王得其語

故於歸馬放牛之後重民五教而以食為先喪祭為
次喪祭五禮之最大而亦莫能先於食也周家享國
八百六十七年文王齊家之化也而推其本則皆后
稷公劉以來農桑之功周公作七月陳艱難於成王
凡八章八十八句盡脩后稷先公愛民務本之勤勞
與夫農桑細民器具衣服寒暑時候之纖悉其作無
逸以戒成王至要之言則先知稼穡之艱難一句也
臣嘗考周於三代為最長者皆農桑之功小雅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大雅生民公劉二篇周頌思
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良耜六篇魯頌閟宮一篇皆

七月之意也周南召南雖主齊家而葛覃一篇亦農桑之意無他民為邦本食為民命食足而後人倫之教可行先王徃聖其勞心於天下無一不在於此也然此數者方以生為重食為急至其所以為之盡其謀慮詳其區畫必使之食無不足生無不厚者則有其道夫天下國家豈可無數百年之安民之生也豈可無百年之樂其多動少靜久勞暫逸百憂一喜者非養民之道亦非守國保邦之深計遠謀也秦漢以來之民大抵皆多動少靜久勞暫逸百憂一喜終無王者皞皞之風與終身不見兵革者治世不能無飲

凶年饑歲極力拯救不過如大旱之小雨而况於
移民移粟待奏俟報不能採其朝夕垂死之命孟子
以移粟之政為五十步笑百步為此故也民不土著
人無餘財身家妻子之念常如焦火末技遊食東奔
西馳倚市門登龍斷疲勞道路充斥市里雖後元貞
觀開元之盛而安土之人常少天地間和氣常為之
搖動傷害三光常不全而兩陽寒暑常不平皆為此
也是故古之王者之於民也不徒以生與食為重其
所以足其食厚其生使之漸成皞皞之風有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之熙熙而無凶年飢歲之狼顧者非疆

理天下定為八家同井之制不能也何者井田行則天下無飢人不行則雖盡井無曠土而民食常不足民志常不定自秦廢井田容蕪井富者華侈驕逸廢其四支以自居貧者救妻子之不暇井田行則終歲勤動得十之八九而三年之耕猶餘一年之食為水旱之備不行則無田而假於富者終歲勤動不得十之四五一歲之食百方補湊猶或不足情者抱膝以待忍卑甘賤為豎為役效牛作馬以給其妻子一遇水旱螟蝗則死者相枕矣井田行則耕者入其十之於君上不行則耕者入其十之五六於富人井田

行則耕者寶為已物又復八家合而為一以相率而無東西想望馳逐之妨其耕種耘耔糞灌培壅皆得盡其心力及其時節愴者不能不力而病弱鰥寡復相扶持不惟天下無無田之人而田之所獲且與後世耕者不同矣不行而假之於富則不以為已物自多苟且戚裂無八家之相率自多怠惰廢棄又有他心他事之妨則其苟且怠惰自不可得而禁止無同井之義則疾病菑患不相恤鰥寡孤獨不相周身家急則恩札自輕飢寒逼則非心不禁孟子所謂救死不贍奚暇札義賈誼所謂飢寒切於肌膚欲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其為不順不利蓋有不可勝言者猶
有一事不可不思何者田不井則兼并之害大也井
田行則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不行則兼并之家一
以踰制敗度而壞天下之風俗二以作姦犯科而亂
天子之刑賞貧者多而富者豪富為貧之歸依貧為
富之奴役故能以匹夫而竊天子諸侯之權至於闕
壞札制敗亂尊卑未有甚於此也若夫天子之后以
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天子自衣弋綈而富民
墻屋被文繡又其次也財力既盛窟穴自深叛逆姦
竈倚為淵藪用為根本此作姦犯科之甚也若夫罪

慮小大悉以賄免肆行敢犯無所畏忌又其次也二
帝三王之世二千年中雖桀紂之世亦無大亂者民
無甚富甚貧故也秦漢以來千五六百年中兵一動
則流血千里者往往逆理亂常犯上作亂之人成於
富豪兼井之習而出於富豪兼井之家也漢家制度
多亂於郭解劇孟之徒晉代風俗亦壞於石崇王愷
之家而秦末之亂亦楚大家齊強宗之所成漢初為
此徙天下豪傑於關中然井田不行事事無綱紀不
足以革其踰制敗度之習此其最不可不講不可不
思而先王之於民必行井田必正經界而後已者亦

慮及此而已臣愚以為此法無世不可行無時不可
舉張載所謂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處之有術期以數
年不刑一人而可復誠有然者特非在下者之所得
為也惟 陛下得以舉而行之第溝封阡陌之制決
裂已久無復可按然其制度具載孟子禮記周禮又
有程頤張載朱熹等名師大儒之講論皆可按行誠
能鑒臣菑蕘一得之愚合朝野以議之定力以主之
擇才能以付之不疑於不行之久興復之難不挫於
淺近之言徇私之說無撓於富人巨室之難奪先之
一縣一州一道以見其可行期之三年五年七年以

蠹其制不徐不疾不驚不動不勞不費以成之臣敢以螻蟻之命輒預保十年之後頌聲之必作也大槩議論之初必有以久廢難復與富人巨室難奪為辭張載朱熹皆嘗講此以為必可行也富人巨室亦有處之之術使之甘心無怨所謂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非實有此理儘有其方何敢以為言也惟

陛下下行焉則天下之民自今以始少動多靜多逸少勞常樂無憂水旱螟蝗咸無所慮盜賊姦宄無由而生給足之人多豪奪之家少然後興學校教人倫按家塾黨庠遂序之制舉五教六札三物十二數之經

漸講寓兵於農之舊不廢農隙講武之常使四海之內閭閻之間協氣陶陶礼俗漫漫天地間太和之氣如康寧福壽之人血脉流通不傷不隔日月光華雨暘時若百穀用成休祥日至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育出庶物萬國咸寧者此也夫天地之中小大尊卑而已以大臨小以小承大以尊治卑以卑事尊故天行七政先定北極紫微之居以總其綱次列十二辰二十八舍及周天衆星之位以序其紀然後七政行而萬化成地之於天事畢稟承亦有五嶽四瀆群山百川分布九州之內以殊其疆而別其

野人位三才之中君為人極之主禮樂之主故古之
帝王效天法地立為天子諸侯王畿地方千里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荒服之萬國所謂
天地之常經王者經邦體國之大規也蓋君以治之
天子一人立乎天地之中五等小大環繞以維乎其
外無非所以安民者也自天子而下土田城郭宗廟
宮室衣服器用各隨位分等級立為大小隆殺大中
至正毫髮不踰之定制以定天下之耳目父子祖孫
相繼以為安固之末圖然後制為朝覲會同巡守聘
問貢賜之禮以通上下彼此之情喪祭宗支嫡庶之

經以教孝弟之俗婚姻嫁娶以正男女之別司徒司空冠賓師以舉治國治民之政照臨考察慶賞貶削以為善惡恭慢之賞罰其制度則法天效地其大意則安民求國者也井田以本之封建以維之不井田不足以定封建土疆不封建不足以維井田於求遠不井田則強兼弱大吞小經世之政不可得而行不封建則仕者無爵位子孫之謀宗廟典籍之安驟來脩去則善者無以究其心惡者有以容其苟四海之大九州之遠雖以堯舜之仁不能固其心封疆之守保障之事驟來脩去者亦不可得而盡也故封建

者制度禮法之維道德仁義之盡古者帝王治休之
正經世之周者也周衰始漸廢壞至秦而盡廢漢有
天下功臣宗室猶分國土而其君臣皆無經理天下
之心井田不能行則封建自無制封建無制則制度
禮法自不能行無事則諸侯王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蕩無君臣上下之分一有疑隙則倡為叛亂以魚肉
其民雖賈誼主父偃各以為言主父偃推恩削弱之
策亦見從於武帝然終不足以治安久長者漢之諸
侯王皆一時之苟且非經世之制也井田封建禮法
制度之先也井田不能行而封建復無其制度雖一

日不可安也五音六律不盡用而其用者復不度無數而雜亂以陳之而歆其樂之和天地神人之應不可得也有天下之慮者亦當有以鑒乎此矣○或曰三代之盛封建井田之所致也周室平桓以後諸侯漸大王室號令漸不能行陵夷至於七國而王室之微不敵一小諸侯井田封建之末得無弊乎曰此周末之事也夏商二代無有也二者之壞總在於五帝三王二千年之末非獨壞於周之末也行之可使二千年無大亂是亦足為善道矣而况周亦用之以享國八九百年乎二者之行其為善也決矣有天下者

諗之

洵惟此先生經世之志愛民之仁特以自其事而已要之太古之世其風朴其民希其輿圖隘故井田只行於江北平衍之地初禹貢揚州潁田下今則財賦盛於東南其地則林麓匪夷丘陵有間田如何作非只限田可也

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承下問仰見用心之勤於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享意然平生於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

也極者至也止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
過道理之總名耳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天
地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溪畫出其所
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為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
之而得然無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
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
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於氣而則
與性即太極之各具於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
提出狀之於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
理之全体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

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雜乎陰陽而言之蓋形氣與理為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為者道理是所以為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自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耳往年嘗以管見為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為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沉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為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

孫伯御先生以為物與理不相離豈可言浮沉始省
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在下如何
不是浮沉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
勤渠却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
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
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
渾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其為理而非氣
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為而為者最證得好文理
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
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即太極太極即是無極別作

一体不得第二圈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
極言但其圈之圓之大與上圈同則又足以見其不
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只在陰陽中常生不死
常有不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上頭一
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為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
公云中○者其本体也本体即上文本体小大不同
本非有異亦猶五行下一小圈見二五之合為一者
又是大弥六合小不滿一握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
是妙處非有意之為也圖下二圈只是一体一太極
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謂天地之

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槩成則形感之生散而萬殊猶一男一女分為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語言詳也文公本休二字最好謂物與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休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為一加詳周子本

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髣髴而已必有洞
縫更望垂教

答上饒游翁山書

已亥秋附拜一書不意期年始徹左右寄書誠雖然
非貧當不至此仲秋初親友楊白圭在建陽平山迺
至賜書千里三秋如奉拱壁湖山得師可為鉛士賀
又可為王有後不墜先志賀陸學為戒之瀆但意令
子姪論語言仁卷子氣象有似輒妄以為言今承垂
教始知鯉庭之聞有自來矣象山兄弟之學非干涉
利欲豈當以為戒然吾輩謹思明辨工夫正在此普

讀書不多於象山平生未能洞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於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於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邪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鄒溥傳註似之邪抑謂陸亦元氣之會有龍德正中氣象邪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為虛作而大小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至今猶夜行耳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為可笑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邪非邪可有邪不可有

和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故耳不以傳註
熾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
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
剝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倣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
於六經之義乃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
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而遽目易為註我此所謂
倣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畧其小而迷於下學上達
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
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槩陸
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

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
或出於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
將或至於廢學不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又曰不切則礎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
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驚於虛
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
過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大學或問中
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梏桎固滯而無
以盡此心之全又曰巖形匿景別為一種幽深恍惚
難斷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

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
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
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於持敬
之約而厭觀理之煩耶孟子註中所謂告子之不動
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凡此者陸學氣
象多相似若所謂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
春與所謂發憤求刊落奇功收一原之類固辭章之
末勢然亦豈非予欲無言之意邪去鍊形蒐生羽翼
蓋詩人不能奮飛之意耳此晦翁文章萬分之一不

可膠柱而調瑟也承教不覺覩綫亦望深思而靜察之追王妄論辱首肯劇以為感第謂行之惟艱則古人議論皆然矣夏時殷輅不過理當如此耳豈敢必當時之行哉渡江之議似非春秋之法然使幽王尚在有可歸之道乎王遽據其位且復歛兵殺將以絕其歸路則以乾侯之例夫子當何如書更望以此思之他日垂教連四大之說普此數年無暇及此大畧記得不過於二曜行遲速上用功耳前宋已精而猶畧今則志在盡之而不使有一毫之欺蓋當於夜半子上加功若交中正當初四刻末則其日已為朔而

上月小若當正初刻頭則其日尚為晦而其月大此
所以有連四大不過毫釐之間遂有兩月晦朔之異
至他日減却一小又自平勻無過如歲差法當年皆
十六七箇月退一刻今年於一二月間連退二刻此
似若無頓放而為是不得已者然亦其用心之苦必
須若是乃為當皆非秦漢以來曆家所及也先正哀
辭向亦嘗草就一二句亦有同志者匆匆歸遂不克
訖相見有日不朽之德當不計遲速也九峯閩法委
嘗有一妄論稍長難寫他日附上湖山明年尚借寇
晉錐或不主建而知友多在平山附書與下教不患

不達勿軒日來與稍隔遠亦當以尊旨附平山友以
達之趙此心普最親舊去年得其書未能答或相會
乞道其急中不及作書之意普年來為家貧徃徃有
所繫不然大安嶺僅咫尺所耳然區區求教之心無
一日不在君子之側也

雜著

十二管算法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五下六上黃鍾林鍾太簇
三管無餘分易筭南呂以往但自太簇管起每
管寸分皆一為三則得之

蕭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六寸

九寸析而三為三寸者三去一為六寸

林鍾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八寸

六寸析而三為二寸者三益一為八寸

太簇八寸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

八寸六寸折而三為二寸者三二寸寸三二寸六

六三折之各二分置各二寸下為二寸餘三分寸

之二者三去一合四寸四四為一寸餘一合五寸

餘一故南呂之數得五寸餘三分寸之一

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三分益一上生姑洗七寸九

分寸之一

五寸三分寸之一三寸析而三為寸者三二寸寸
九二寸十八餘一為三合二十一析二十一而三
各七分置各寸下為一寸餘九分寸之七者三益
一合四寸餘二十八二十八為三寸餘一合七寸
餘一故姑洗之數得七寸餘九分寸之一此三
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損一下生應鍾四寸二
十七分寸之二十

七寸九分寸之一六寸析而三為二寸者三餘寸
寸二十七餘一為三合三十析三十而三各十分

置各二寸下為二寸餘二十七分寸之十者三去
一合四寸餘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故應鍾之數得
四寸餘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此三箇九此三乃二
十七之三非九之三
應鍾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三寸折而三為寸者三
餘寸八十一餘二十為六十合百四十一折百
四十一而三各四十七分置各寸下為一寸餘八
十一分寸之四十七者三益一合四寸餘百八十
八百八十八為二寸餘二十六合四寸為六寸餘

二十六故糴賓之數得六寸餘八十一分寸之二

十六

此三篇二十七

糴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寸寸折而三為二寸者三餘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寸二百四十三二十六為七十八折七十八而三各二十六分置各二寸下為二寸餘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二十六者三益一合八寸餘百四故大呂之數得八寸餘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此三篇八十一此二十六乃二百四十三之二

十六非八十
一之二十六

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損一下
生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六寸析而三為
二寸者三二寸寸七百二十九二寸一千四百五
十八一百四為三百一十二合一千七百七十析
一千七百七十而三各五百九十分置各二寸下
為二寸餘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五百九十者三去
一為四寸餘一千一百八十一千一百八十為一
寸餘四百五十一合五寸餘七百二十九分寸之

四百五十一故夷則之數得五寸餘七百二十九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此三箇一百四十三

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三分益
一上生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
十五

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三寸析而
三為寸者三二寸寸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寸四千
三百七十四餘四百五十一為一千三百五十三
合五千七百二十七析五千七百二十七而三各
一千九百九分置各寸下為一寸餘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寸之一千九百九者三益一為四寸餘
千六百三十六七千六百三十六為三寸餘一千
七十五合七寸餘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
七十五故夾鍾之數得七寸餘二千一百八十七
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三
分損一下生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
千五百二十四

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六寸
析而三為二寸者三餘寸寸六寸五百六十一餘

一千七十五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合九千七百八十六析九千七百八十六而三各三千二百六十二分置各二寸下為二寸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三千二百六十二者三損一合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故無射之數得四寸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此三百八十七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上生中呂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三寸析而三為寸者三餘寸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為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合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析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而三各一萬三千八十五分置各寸下為一寸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三千八十五者三益一合四寸餘五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為二寸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合六寸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故中呂之數得六寸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此三

箇六千五
百六十一

中呂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
九百七十四滿十二管無所生

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
百七十四六寸析而三為二寸者三餘一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寸五
萬九千四十九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為三萬
八千九百二十二析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二而三
各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分置各二寸下為二寸
餘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者三益一合八寸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
五萬九千四十九為欠七千一百五十三不得成
一寸合八寸為九先儒以為中呂復上生黃鍾過
矣律呂之數毫忽不可欠餘不得成九寸其得生
黃鍾乎此三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此是五萬
九千四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非
一萬九千六百七十四

侯道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為侯中謂五十箇二寸也五十
箇二寸為一丈侯中之方也中方一丈則用布五幅
各一丈也幅二尺二寸二寸為縫故五幅一丈也躬

倍中則上下躬各二丈為四丈上箇左右舌倍躬亦四丈下舌半上舌則三丈合為十六丈也此鄉侯也七十弓中皆取方則方一丈四尺用布七幅各一丈四尺合九丈八尺躬倍中則上下躬各二丈八尺合五丈六尺上箇左右舌倍躬亦五丈六尺下舌半上舌則四丈二尺合為二十五丈二尺也九十弓中皆取方則方一丈八尺用布九幅各一丈八尺合十六丈二尺倍躬中則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合七丈二尺上箇左右舌倍躬亦七丈二尺下舌半上舌則五丈四尺合為三十六丈也

鄉射有房

鄉射序無室而籩豆出自東房則是無室有房而賓席與立酒之尊北去牖下亦以房深也然序之物當棟則又不可有東房然則出自東房之房當在堂北牖東後有戶出於堂也

賓主脚卻右

賓主人俎皆右体則脚之卻亦右一半也

周朱無極太極

極者道之至也太者最先最大而無以加之之謂孔子以後周子以前儒者徃徃目之為有故周子立無

極二字以見其有為無迹之妙無極極字即太極之
極不過加一無字但言無則無以為文故須著一極
字蓋文理當然意謂太極者本無形之可見無聲之
可聞而實有一真体足以思惟体認蓋悟迷解惑教
人深思猛省之辭非謂太極之上復有一無極也太
極未嘗離陰陽五行然本為道體陰陽五行天地萬
物皆其所為自然便見有先後上下物有往來出入
而道常為之主無間斷時故周子之圖以置陰陽之
上而晦翁以為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
本體不離乎陰陽者而為言耳此三句尤為精密本

作者陰陽之本体也其指陰陽其本体者猶曰本來如此云爾陰陽未生未形而其形狀体段本已如此惟寓於無聲無形之中而不可以耳目求耳此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即就也就既生之後之所見而指其本來如此者不雜乎所見者為言也言猶名也辭也為言者立太極之名與無極之辭也立名與辭不過以明陰陽之理之前定同然爾充足以見太極之為無而陰陽之即道也此晦翁累日積月潛心凝神與緊著筆之辭字者思而得之則其他自如破竹可以迎刃而解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圈周子精意

二
所在晦翁獨未及言二氣五行五行萬物五行之下
止用萬物化生一圈足矣必著氣化一圈蓋周子用
意在兩道字所以明太極之為道物生有息而道無
息但得道在不患生生之無本也一以明太極之為
道二以著物生之常有本周子以來諸老皆未及此
學者試思之

西銘大意

西銘一篇文公所論大旨悉已得之而愚猶以為首
二句理一之中便寓分殊不待思想討尋而後見也
乾父坤母尊卑之分粲然矣乾父坤母而人物為子

民為同胞而物為黨與大君宗子家相長長高年所
尊而孤弱所慈聖合德賢其秀而疲癯殘疾惻獨鰥
寡皆在顛連無告之列此其大小上下親疎貴賤先
後緩急愛敬之施各有攸當一毫易位踰節則所謂
痿痺不仁者矣聖賢所當尊也癯疾所當恤也惻德
害仁濟惡則堯舜之所不容也知化則善述其事萬
象森然各一形体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百志惟熙各
一塗轍也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本一觀此二句
尤足以見之矣篇中至精至要之語則此二句與篇
首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篇末不弛勞

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此六句最為切要精至讀者宜詳玩而深察也

朱蔡皇極

文公皇極辨與蔡氏說尚有可言文公所謂居天下之至中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絕德二字疑未安絕字去至極字固不多然終有超絕離絕使人不可幾及之意所謂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此語亦似味少不若盡仁孝之至極使天下之為仁孝者皆於是而取則而

不敢有過不及之為平也。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文公說似平易於蔡然。蔡說錫汝保極似又平易於文公。以蔡所謂君民相與論之則自欽時至保極蔡說為全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文公之說發剔分明。然以康字詳之則與臯陶謨惟幾惟康之康相類。蓋其心之安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是蔡其貌言而見其無偽之辭。故蔡說似將有受欺之病而不失為中道。第所謂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以一句分為二。又緩却康字不若一康字為主。總所言二者而屬之則無病也。夫在

上者以其下之貌言皆不可信亦所謂偏也故箕子之意但欲以其貌言而察其心故不失於弘厚亦不至於受欺如夫子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未嘗不先覺者此亦聖賢之中道也詳此二句文意上句至色字勢未絕入下句始盡箕子之意正似以一康字為二者之主細讀之可見前後兩錫之桶文公說似稍迂蔡說為切蔡以無雲華獨而畏高明自為一節結上起下又不若文公以不雲華獨至邦其昌為一節為通微也羞字義不獨是進猶有薦陳之意蓋卑下者其行易晦而不章使之得以鋪陳自見而上下皆知

之則邦其昌矣文公蔡說進字下更着一二字可也
鋪陳亦非必至前敷露但使之見於設施而不至於
泯沒若所謂效忠效節效力足矣效者獻陳之謂效
焉效羊效犬是也陳力之陳亦此義君子之道常患
不得以自見得自見則盡其所懷以白於上下利祿
得失則心不在焉者也雖字當如文公說盖有姑予
之待其悔悟而保全之之意然無好德則其心不善
而根本奪矣故雖欲保全之而不可得如此等人無
事則其過或不形苟有動則必不善而君用之受其
咎矣在位者為不善天下未有不咎其君者也世俗

所謂上皆善政惟奉行者不善皆不明之論奉行之
人君之所署也害及民物則皆君之責矣不可辭也
皇極者君道故曰汝用咎也文公蔡於此句恐皆承
當無偏無陂以下亦承上文好惡取舍而遂言皇極
大公至正之道王猶王霸之王王之道謂古今帝王
王天下之道王之義謂古今帝王王天下之義蓋君
天下之當然歷世聖人之所守所行而不敢容一毫
之私者也遵者循而行也會者千條萬緒四方八面
所趨所入皆向于極也歸其有極猶大學章句所謂
得其所止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猶主善為師協于克

一也皆君道當然而武王不可以不然也文公止以
為天下之人皆不徇私已以從乎上之化而蔡又專
以為詩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自然會極歸極不
知其所以然則皆以下化上為言不惟上下章文理
不通而皇之所以為極亦未盡夫偏陂作好作惡最
為在上者之大患故大學以脩身為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本而脩身章專以辟之一字為戒平天下章又
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又曰好人
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乎身此
章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

側正與大學同意乃皇之所以為極者借曰下如此則上之如此可知然未言其本而獨言其効亦非文理當然不若上能如此而下之準則薰化自在其中之為順也此言君之道也繼以皇極之敷言則以言語教令言之君事惟此二者而已君之言語教令一本乎天理亦惟心無偏陂反側而後能故次王道之後而民於其言是訓是行亦惟從其心耳然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豈惟其言之是行哉章末二句又以曰字起之可見箕子丁寧收結之意父母薰愛教生戾而言王即王道之王與皇極之皇以為天下王者

以此而為天下王也不然則虛其位矣文公蔡說似
有未盡箕子當時意脉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二